東林書院志

儀封張師載西銘
伊祁刁承祖醇菴鑒定　高　隆象郝
伊祁刁顯祖振菴　梁溪高　縺象姚　高廷珍和鳴
燕山胡廷琦敬廬　許　獻鄉三　高　陛季元　增輯
黔南胡　愼敬修　參訂

建置

國家建學造士士子或視爲徼求利達之途聖賢修己淑人之旨則荒焉即先賢遺址建祠宇立講堂仔肩道脈啟迪英賢則書院者學校之輔翼也志建置

楊龜山先生祠在金邑城東隅弓河之上左距弓河右即書院門

一楹榜曰道南祠孫文介公書左右聯曰伊洛淵源舊梁溪俎豆新人

門為前堂進為祠堂皆三楹祠設几案五中奉楊龜山先生神位左右四龕奉宋元明及　本朝諸賢之位祠與書院並建於萬歷甲辰先是嘉靖中邑侯鄭公曾卽東林遺址為堂祀先生而以喻尤李將四先生配不久卽廢至是落成天啟丙寅東林書院盡毀為瓦礫惟而道南祠以格於邑乘得不毀前堂匾門理學宗傳上元分刁承祖題　繼往開來邑尊李玫題　汪學津梁道憲張師徹題　道在是矣邑尊胡楨題

聯四

道啟東南一代師儒光俎豆學宗洛閩四方賢哲共烝嘗上元分刁承祖題　道衍二程無異學理宗一貫有眞傳邑尊李玫題　道幸南來潮本本原宰洛大紹學遜一綫恩山北至青承承繼繼錫山俎豆承千秋道憲處儒載題伊洛道統自北而南先生賢承前啟後洙洒心傳行一無二諸賢後尊閩行知邑尊胡楨題

祠堂匾五

洛閩中樞高世泰題　輔異孔定祭院成共範題　醇儒完節道憲判海題　伊洛正宗撫憲湯斌題　吾道前津臬憲刁承祖題

聯二

持江論閩新經錫尊道統如門月之巾天遠梓言蒼花學選啟儒宗若江河之行地跡莊題　撤道而南揭理一分朱之行十八年作風化湖春神以祀莘仁至義盡之儒雨三朝威鳳祥麟臬憲刁承祖題

書院在道南祠之右門一楹榜曰東林精舍內顏洛閩中樞門前

本坊一顏曰觀海來遊徐邑尊日炯改建坊屋三楹入門爲麗澤堂堂三楹吳觀華先生再建北壁置石刻東林書院記歐陽宜諸撰石刻依庸堂記鄒南皐撰俱文湛持書進爲依庸堂三楹堂後廟門一楹顏曰燕居左右聯曰得其門而入不可階而升董玄宰書左偏碑亭一碑刻宋大中丞牧仲重修東林書院記入門凌級而上爲廟一楹設几案奉木主祀至聖先師孔子左右聯曰盡性至命立三才極繼往開來爲萬世師張琴書廟左右翼室各一榜其左曰典籍右曰祭器高嘉旃先生重建又右一楹爲三公祠設几案奉木主祀郡守宜諸歐陽公郡守二雲曾公邑令平華林公三公皆有造于東林者又左三楹爲再得草廬皆高彙旃先生建舊制書院之前面南鑿池濟以木橋橋前廣道十丈有奇建有坊顏曰洛閩中樞曰觀海來遊坊前爲衢通左右止弓河瀕河而東

稍折而南亦濟以木橋院建大門一楹榜曰東林書院門聯曰此日今遡再當年道果南兩旁翼房數間儀門一楹入門爲麗澤堂三楹左右聯曰願聞己過樂道人善進爲川堂再進爲講堂顏曰依庸堂三楹依庸堂左右聯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曰坐間談論人可賢可聖日用尋常事即性即天堂後廟門一楹榜曰燕居廟聯曰得其門而入不可階而升廟顏中和二字左右聯曰盡性至命立三才極繼往開來爲萬世師廟左右翼以樓祭器古樂器暨書籍悉貯焉堂左右有長廊通大門廊外俱有書室屬主院者各自營造天啓乙丑八月拆毁天下書院首及東林然止撤依庸堂若燕居廟暨左右長廊書室賴忠憲保護獲存丙寅三月忠憲殉難五月初旬撫按檄邑令某盡毀聖廟書室東林遂爲瓦礫區戊辰崇禎改元二月御史劉公士佐請復天下書院奉旨各處書

院宜表章者着提學官盡行修復時吳觀華先生得旨大悅始捐資重建麗澤堂堂成于己巳嗣後燕居廟三公祠再得草廬俱係高攀龍先生營構次第落成惟依庸堂則至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學憲許時菴先生始捐資檄縣台前後各捐銀重建甲戌二月落成今雖不能盡復舊觀而門墻靚深堂宇嚴整過者肅然誠得二三君子主持講席以繼往開來爲已任則顧高諸先生遺澤未墜而道南之派長流矣

麗澤堂聯對三

言教莫如詩經悟到中庸章句身教莫如禮持循在鄉黨一篇高世泰題

光天下做箇人須循着規規矩矩落地來有擔事要識得嶒嶒巍巍崑山歸莊題

一堂聚四海名賢氣節文章俱自身心着力多士食百年舊德讀書尚友須從倫物立根邑尊胡慎題

依庸堂匾六

斯文在茲大學士熊賜履題

後學津梁上元令刁承祖題

鳳闕百世觀察使刁承祖題

高山仰止邑尊李政題

南園杏壇邑尊江日容題

望古遙集邑尊胡復題

聯對四

主敬存誠坦蕩蕩天空地闊窮理盡性活潑潑魚躍鳶飛上元令刁承祖題

堂號依庸言行其相當造謹信其途逕也精義入神類聞與室名麗澤詩書則徑路矣講習則步趨矣踐形盡性致門庭觀察使刁承祖題

爲道爲路爲法爲則

守先待後不淫不移不屈知命達天邑尊李政閣　夫誰升堂夫誰入室宮牆在望且喜聖人之門何以明善何以誠身　麗澤相資庶友天下之士願閭已過樂道人善　書

邑尊江日容題

常事郎姓部天

崑山歸莊書

再得草廬聯對二　生聞談論人可賢可聖日用尋

佐工

顧涇陽　銀壹伯貳拾兩

顧涇凡　銀壹伯兩

劉本孺　銀伍拾兩

張弦所　銀伍拾兩

史玉池　銀拾兩

顧亭之　銀拾伍兩

顧爽之　銀叁拾兩

陳筠塘　銀拾兩

高景逸　銀壹百兩

安我素　銀伍拾兩

葉園適　銀伍兩

顧驤宇　道南祠基地

王儉齋　銀伍兩

顧木之　銀拾伍兩

錢啟新　銀拾兩

各上臺暨府縣佐工之費俱見公移茲不錄

佐餉

撫臺周懷魯　銀叁拾兩

兵尊蔡虛臺　銀貳拾兩

鹽臺左　銀貳拾兩

二府連　銀拾兩

縣尊許同生　銀伍兩

長洲縣尊祁夷度　銀陸兩

長洲縣尊祁夷度　又陸兩

三府萬　銀拾兩

按臺楊淇園　銀貳拾兩

郡尊王鍾嵩　銀叁拾兩

兵尊蔡虛臺　又銀拾兩

四府錢　銀拾兩

蘇郡四府林　銀陸兩

按臺鄧來河　銀拾兩

縣尊許同生　又銀伍兩

縣尊陳石泓　銀捌兩

佐產

縣尊林平華　銀伍拾兩

縣尊陳石泓　銀壹百兩

撫臺周懷魯銀貳拾兩　烏程縣尊曾銀拾兩

撫臺周綿眞銀貳拾兩　吳虬峰田租壹百石

安我素田租貳拾壹石柒斗貳升

天啓丙寅書院拆毀產隨入官易價見公移

佐修

鹽院成名其範銀叁拾兩　學臺李名振裕銀貳拾兩

臬臺王名燕銀肆拾兩　大學士熊名賜履銀拾兩

太史熊名賜瓚銀拾兩　學臺許名時蘇銀肆拾兩

撫臺宋名犖銀貳拾兩　邑尊徐名永言銀貳拾兩

邑尊李名繼善銀貳百兩時道祠傾圮重葺　學臺鄭名任鑰銀拾兩

邑尊李名玫銀伍拾兩　邑尊徐名日炯銀拾兩

臬臺刁名承祖

邑尊江名日容劉貳拾兩

邑尊胡名廷琦

邑尊胡名愼

東林書院志卷之一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

院規

大匠之有規矩學者知守之吾儒之有規矩學者乃不知守之則前賢之條列者爲虛設矣東林會約一宗朱子白鹿洞學規而加詳焉聖人復起無以易也相與遵守而服行之則前賢之意也志院規

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

按東林落成於萬曆甲辰之秋十月偏啓諸同人始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會東林講堂涇陽先生爰作會約以諭同志而景逸先生爲之序首列孔顏曾思孟明統宗也次白鹿洞學規定法程也申之以防四要辨二惑崇九益屏九損衛道救時用詳懇到其間闢提性善之旨以闢陽明天泉君道之失尤見一時障川廻瀾之力是時海內論學諸賢各有宗旨亦每有會約而莫如此約之醇正的實者舊志頗有異同今則謹照原刻編定[illegible]

愚惟孔子萬世斯文之主凡言學者必宗焉善學孔子則顏曾

思孟其邃也是故欲覩孔子之所以學與顏曾思孟之所以善學孔子嘗于其渾然者矣其渾然者不可得而見也嘗於其粲然者矣其粲然者又不可得而悉也於是撥其要而表之謹列如左

孔子

吾道一以貫之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顏子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曾子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子思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愚惟古之立教者各因其質之所近而輔相之與其所偏而裁成之抑揚高下初無定法至其大本大原大綱大紀自聖人至于初學俱有不能越者則亦未嘗無定法也稽古昔述生民探典則核粹訓約而有章詳而有體其惟朱子白鹿洞規乎謹列

如左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已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

學之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愼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

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　行篤敬

懲忿窒慾　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于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

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愚惟朱子白鹿洞規至矣盡矣士希賢賢希聖舉不出此矣東林之會惟是相與講明而服行之又何加焉顧欲講明而服行之必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凡皆互爲維持俾明者常明行者常行施之永永而勿斁也具列如左

四要

一曰知本知本云何本者性也學以盡性也盡性必自識性始性不識難以語盡性不盡難以語學吾繹朱子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是故父子親矣君臣義矣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

矣乃其所以親所以義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者果何物乎於是乎有學矣有問矣有思矣有辨矣有行矣乃其所以學所以問所以思所以辨所以行者又何物乎不可不察也以至修身也言能自忠信乎行能自篤敬乎忿能自懲欲能自窒乎善能自遷過能自改乎處事也誼孰從而正道孰從而明乎接物也有不欲孰禁之使勿施有不得孰引之使反求乎不可不察也察之斯識之矣識則無往而非性也不識則無往而非器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識也饑食渴飲貿貿焉與禽獸並生並死于天地之間不識也蓋亦有自以爲識者矣而高之則虛無卑之則支離其識也殆無以異于不識也究其弊又有甚于不識也此無他其于學也以已爲準而不以性爲準其于性也以其所謂性爲準而不以公共之所謂性爲準于是妄開蹊徑上下走作或欲躍出

人倫日用之表而不安其常也或僅株守人倫日用之跡而不研其精也無爲貴學矣夫然後知朱子之見之正也守之確也慮之遠也防之豫也故曰白鹿洞規性學也不可不察也或曰世之言性者何如曰性一而已矣言性者亦一而已矣不聞有異同之說也自孟子道性善告子又道無善無不善而一者始歧而二矣此孔子以後之變局也今之言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而二者又混而一矣此孟子以後之變局也或于同中生異或于異中强同詖淫邪遁皆從此出不可不察也曰然則子何以折衷之耶曰吾將深言之參諸人生而靜之上則沖漠靡朕方爲無善無惡之所影𨿽所據反出無善無惡之下而不足以勝之也請就一善字爲案衡而未有以奪之也吾將淺言之參諸感物而動之後則紛紜靡由提而論之由孟子則善者性之實也善存而性存矣善亡而性

亡矣夫下雖欲不尊視乎善不可得也由告子則善者性之障也
亦與惡無以異耳天下雖欲不卑視乎善不可得也尊視乎善君
子好其實將日孜孜焉望而趨之小人畏其名將日惴惴焉而不
敢肆即有非僻邪謬之子鮮不意沮而色怍矣是率天下而檢攝
于善之內也卑視乎善君子且去而淩空鶩虛以見奇小人且去
而破規裂矩以自恣于是親義序別信皆爲土苴無關神理學問
思辨行皆爲桎梏有礙自然從上聖賢之所相與叮嚀告戒一切
藐而不事矣是率天下而馳騖于善之外也兩言判若霄壤而究
其利害亦相什伯千萬乃欲推此入彼援彼附此强而合之耶竊
見邇時論學率以悟爲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
所謂以親義別序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一切藐而不
事者則又不得而是之也識者憂其然思爲救正諄諄揭修之一

路指點之良苦心矣而其論性則又多篤信無善無不善之一言至以爲告子直透性體引而合之孟子之性善焉不知彼其以執義序則信爲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爲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其源正自無善無不善之一言始而無善無不善之一言所以大張于天下者又自合之孟子之性善始也是故據見在之跡若失之于推究致病之源實失之于悟所謂認賊作子也今不治其源而治其流非特不治也又從而益滋之一邊禁遏一邊崇奉何異揚湯以止沸如是而猶致咎于流之不澄何異疾走而惡影必不得矣陽明先生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其立言豈不最精密哉而卒不勉于弊何也未體工夫原來合一夫既無善無惡矣且得爲善去惡乎夫既爲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然則本體功夫一乎二乎將無自相

矛盾耶是故無善無惡之說伸則為善去惡之說必屈為善去惡
之說屈則其以親義序別信為土苴以學問思辨行為桎梏一切
藐而不事者必伸雖聖人復起亦無如之何矣尚可得而救正耶
陽明之揭良知真足以喚醒人心一破俗學之陋而獨其所標性
宗一言雖于賜心附和反覆尋求實是合不來說不去而其流弊
又甚大耳是故以性善為宗上之則羲堯周孔諸聖之所自出下
之則周程諸儒之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為宗上之則曇聃二氏
之所自出下之則無忌憚之中庸無非刺之鄉愿之所自出也不
可不察也或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專欲抹下一善字今曰無
善無惡是謂至善都乃拈上一善字其立言之旨倘亦有不同乎
曰固也惟是彼之于善也既妄意排擯以矯揉造作者當之而善
之本相盡被埋沒此之于善也又過意描寫以渺茫恍惚者當之

而善之本位竟致虛懸竊恐均之不必有當于性體耳曰無善無不善塞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操戈也無善無惡是謂至善逼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毛鄭也槩而距之得無過乎曰岐無善無不善于性善一彼一此門戶各別孟子之所謂性猶在也混無善無不善于性善面目無改血脉潛移孟子之所謂性亡矣岐性善于無善無不善一是一非稍有識者類能別之告子之說猶不得亟為世道之害混性善于無善無不善呂嬴其族牛馬同曹告子之說且將然竄入羲堯周孔之宗矣論至于此與其混也寧其歧也嗚呼此吾儒之所為硜硜護持力爭于毫釐抄忽之間而必不敢苟為遷就與世同其滔滔者也

一曰立志立志立志云何志者心之所之也莫貴于人莫靈于心心欲超凡民而之豪傑豪傑矣心欲超豪傑而之聖賢聖賢矣有不然

者由其漫然不知自貴耳幸而知自貴矣乃或遇富貴貧賤之交則動遇毀譽之交則動遇死生之交則動是情識可得而擬也又或懸一絲挾一班語上則黜下語實則擯虛許頓則薄漸語方則左圓渾然之中强生揀擇是意見可得而擬也于是純者駁通者礙我之心且不得而有之卽有所就探之自家性命了無干涉總之浮生浪死虛擔一個人名而已與所謂漫然者無以異矣豈不可惜昔孔子發憤至于日不食夜不寢孟子願學孔子卽伊尹夷惠猶然舍之而不屑所以卒成大聖大賢由此也夫非吾師也耶是故君子立志之爲要

一曰尊經尊經云何經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經程朱表章四書凡以昭往示來維世教覺人心爲天下留此常道也譬諸日月焉非是則萬古晦冥譬諸雨露焉非是則萬古枯槁學者試能讀一字

便體一字讀一句便體一句心與之神明身與之印證日就月將循循不已其爲才高意廣之流歟必有以抑其飛揚之氣斂然退俯而就不涯于薄矣其爲篤信謹守之流歟必有以開其拘曲之見聳然思仰而企不局于支矣所謂陶冶德性變化氣質焉而納諸大中至正之歸其功豈淺鮮耶若厭其平淡別生新奇以見新是曰穿鑿或畏其方嚴支之圓轉以自便是曰矯誣又或尋行數墨習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或膠柱鼓瑟泥而不知其變是曰執方至乃枵腹高心目空千古一則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一則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卽孔子大聖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窮年畢力都付諸東流已耳然則承學將安所持循乎異端曲說紛紛藉藉將安所折衷乎其亦何所不至哉是故君子尊經之爲要

一曰審幾審幾云何幾者動之微誠僞之所由分也本諸心必微

諸身本諸身必徵諸人莫或爽也凡我同會願反而觀之果以人生世間不應飽食煖衣枉費歲月欲相與商求立身第一義乎抑亦樹標幟張門面而已乎果以獨學悠悠易作易輟欲相與交修互儆永無退轉乎抑亦慕虛名應故事而已乎由前則一切精神用事也由後則一切聲色用事也精神用事人亦以精神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于誠矣所以長養此方之善根厥惟今日聲色用事人亦以聲色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于僞矣所以斲削此方之善根亦惟今日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其斯之謂與是故君子審幾之爲要

吳桂森曰先生所謂四要者一曰識性繹白鹿洞規則可以識性也一曰立志以聖人必可學爲志也一曰尊經以五經四書爲常道而尊之也一曰審幾審當下講學一念誠耶僞

耶爲己耶爲人耶四者八學最緊切關頭故提之爲要云

二惑

二惑云何一曰錫故未有講學之會也一旦創而有之將無嗤者笑卑者駭是亦不可以已乎請糜之曰固也雖然龜山先生不嘗講于斯乎二泉先生不嘗講于斯乎今特仍其故而修之耳且所爲笑者謂迂濶而不切耳所爲駭者謂高遠而難從耳竊惟倫必惇言必信行必敬忿必懲慾必窒善必遷過必改誼必正道必明不欲必勿施不得必反求學者學此者也講者講此者也凡皆日用常行須臾不可離之事曷云迂濶又皆愚夫愚婦之所共知共能也曷云高遠此其不當惑者也一曰學顧躬行何如耳將焉用講試看張留侯郭汾陽韓范富歐諸公何嘗講學而德業聞望照耀百世至如邇時某某等無一日不講無一處不講無一人不與

之講矣乃所居見薄所至見疑往往負不韙之名于天下何也請應之曰固也雖然假令張留侯郭汾陽韓富諸公而知學不遂爲稷契皋陶乎所稱某某等之病不在講也病在所講非所行所行非所講耳夫士之于學猶農之于耕農不以耕爲諱而士乃以講學爲諱農不以宋人之槁苗移詬于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毀行移詬于講學抑亦舛矣此其不必惑者也不當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懦也協而破之是在吾黨

吳桂森曰所謂二惑者一則曰講學迂濶而不切又高遠而難從如朱子洞規皆須臾所不可離曷云迂濶夫婦所可知能曷云高遠此不當惑者也一則曰學顧力行何如耳若講之而所行則非何益不知此病在所行非所講耳豈得億逆其行而先詬講學也此不必惑者也世之病講學者靡不藉

口二端故爲之破其惑云

九益

九益云何國家設學本教人爲聖爲賢非徒也惟是士之所習者佔僤所希者科名父兄師友之間相期相督不過如是而止失其本矣今茲之會專以道義相切磨使之誠意正心修身以求馴至乎聖賢之域而設學之初意庶幾不負一也善無方與人爲善亦欲其無方今茲之會近則邑之衿紳集焉遠則四方之尊宿名碩時惠臨焉其有嚮慕而來者即草野之齊民總角之童子皆得環而聽教所聯屬多矣二也嘗試驗之燕居獨處了無事事操則遊思易乘也縱則惰氣易乘也當會之時長者儼列于前少者森列于後耳目一新精神自奮默默相對萬慮俱澄即此反念入微便可得安身立命之處矣三也至如家庭之間妻子之與狎童僕之

與偕煦煦耳親朋知故之往來洄洄耳又最易墮落也當會之時非仁義不談非禮法不動瞻聽之久漸摩之熟氣體爲移肺肝爲易一切凡情俗態不覺蕩然而盡矣四也學者第無志于道誠有志于道方當不遠萬里尋師覓友乃今一堂之上雍雍濟濟能彼此互相嚴憚有餘師矣能彼此互相切磋有餘友矣聲應氣求隨取隨足道就近而事孰易焉五也一人之見聞有限衆人之見聞無限于是或參身心密切或叩詩書要義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經濟實事或究鄉井利害蓋有精研累日夕而不得反覆累歲月而不得旁搜六合之表而不得遡求千古之上而不得一旦舉而質諸大衆之中投機遘會片言立契相悅以解者矣六也且是會也無謂每年僅八舉每舉僅三日每日僅數刻已也誠即是時反而追按其既往凡往者之所爲揆諸目今對衆一念能悉符合否必

有惺然不容瞞昧者矣又即是時徐而預籌其將來凡來者之所爲率吾日今對衆一念能不滲漏否必有凛然不容放鬆者矣然則只此數刻閒卽所以起舊圖新爲衆身作結束而在會者務俾未會之先既會之後常如會時亦總之了此數刻問公案耳豈非人生一大關鍵耶七也此猶就自家檢點言也而人之檢點我尤甚若曰是依庸堂中人耶庸言信乎庸行謹乎是麗澤堂中人耶顧聞已過乎樂道人善乎又若曰是道南祠中所爲齋明盛服肅謁八先生之前者耶異時孰當楊先生乎孰當羅先生乎孰當胡先生乎孰當喻先生尤先生李先生蔣先生邵先生乎夫如是其責我也不已周乎其望我也不已厚乎其愛我也不已至乎夫如是縱欲妄自菲薄聊自姑息庸可得乎豈非人生一大幸事耶八也吾見世之能自樹者亦不少矣或立節或立功或立言非不足

以名當時而傳後世也然自道觀之猶枝葉非木根也會以明學學以明道從本根出枝葉而後其立言也聲爲律矣非復如世俗之所謂立言矣其立功也日新而富有矣非復如世俗之所謂立功矣其立節也成仁取義浩然塞天地矣非復如世俗之所謂立節矣豈非人生一大究竟耶九也凡此皆致益之道協而崇之是在吾黨

吳桂森曰所云九益者國家設學本教人爲聖爲賢非止科名講學庶幾不負一也廣聯同志二也指視森嚴三也警肅習氣四也尋師覓友五也廣見博聞六也一日之中可以按既往可以籌將來七也人之責望我者愈重八也我之自樹立者方眞九也凡此之益陶鑄生平豈繫細事故欲人知所取

九損

九損云何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或評有司短長或議鄉井曲直或訴自已不平浮也或談暧昧不明及瑣屑不雅怪誕不經之事妄也已有過責在速聞速改而或惡人之言巧爲文飾怙也人有過責在委曲密移而或對衆指切致其難堪悻也問答之間意見偶殊答者宜徐察問者之指若何明白開示而或遽爲沮抑使之有懷而不展問者宜細繹答者之指若何從容呈請而或遽爲執辨至于有激而不平滿也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聽塗說略不反求莽也凡此皆致損之道協而屏之是在吾黨

吳桂森曰所云九損者比昵狎玩鄙也黨同伐異僻也假公行私賊也評議是非浮也談論瑣怪妄也文過飾非怙也多

言人過悻也執是爭辯滿也道聽塗說莽也于此少不敬謹

有不覺日入于損者故欲人知所戒

愚所條具大都就白鹿洞規引而伸之非能有以益之也退而思之更發深感追惟龜山先生之自洛而歸也程淳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一傳得豫章再傳得延平三傳得考亭而其學遂大顯皆南產也淳公之言庶幾其知命歟先生之游吾錫樂而安之至歷十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蕞爾東林屢廢屢興即已大半落為僧區幸其舊地可復于是得以嚴飭廟貌奉羅胡七君子左右以從而又于其旁闢講堂築學舍聚同志友切磨其間意亦天之所留以惠我後人歟夫安知不在向者道南讖中耶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勝機緣也且自先生迄于今已四百餘歲矣頃者有事東林請諸當道當道惠然許可相與

一遠表章傳諸大衆大衆僉然踴躍相與交口讚嘆非夫東林之爲靈也先生也先生上承濂洛下啓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與天地相始終而先生之精神又與四先生相始終宜其有觸而即應不介而自孚也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後可以通天下萬世之精神所爲維道脈繫人心俾興者勿廢廢者復興垂之彌久而彌新也皆自我方寸間握其樞耳然則今日之會乃一最重擔子也如此機緣不可辜負宜作何酬答如此擔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當因復綴其說與吾儕共商焉會約儀式附列于左

會約儀式

一每年一大會或春或秋臨期酌定先半月遣帖啟知每月一小會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舉外二月八月

以仲丁之日爲始餘月以十四日爲始會各三日願赴者至
不必遍啟

一大會之首日恭捧
聖像懸于講堂午初擊鼓三聲各具本等冠服詣
聖像前行四拜禮隨至道南祠禮亦如之禮畢入講堂東西分坐
先各郡各縣次本郡次本縣次會主各以齒爲序或分不可
同班者退一席俟衆已齊集東西相對二揖申末擊磬三聲
東西相對一揖仍詣
聖像前及道南祠肅揖而退第二日第三日免拜早晚肅揖用常
服其小會二月八月如第一日之禮餘月如第二日第三日
之禮

一大會每年推一人爲主小會每月推一人爲主週而復始

一大會設知賓二人願與會者先期通一刺于知賓即登入門籍會日設木柝于門客至閽者擊柝傳報知賓延入講堂

一每會推一人爲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即有所見須俟兩下講論已畢從端呈請不必攙亂

一會日久坐之後宜歌詩一二章以爲滌蕩凝滯開發性靈之助須互相倡和反覆涵咏每章至數遍庶幾心口融洽神明自還有深長之味也

一會衆畢聚惟靜乃肅須煩各約束從者令于門外聽候勿得混入以致喧擾

一每會須設門籍一以稽赴會之疏密驗現在之勤惰一以稽赴會之人他日何所究竟作將來之法戒也

一每會設茶點隨意令人傳遞不必布席

一各郡各縣同志臨會午飯四位一桌二葷二素晚飯葷素共六色酒數行第三日之晚每桌加菓四色湯點一道攢盒一具亦四位一桌酒不拘意浹而止

一同志會集宜省繁文以求實益故揖止班揖會散亦不交拜帖主會者遇遠客至卽以一公帖迎謁客至會所亦止其受

一帖其同會中有從未相識欲拜者止于會所各以單帖遍名庶不至疲倣精神反生厭苦其有必不可已者俟會畢行之

吳觀華先生申訂東林會約

愚按顧先生表章朱子之規詳矣確矣無以加矣然在今日時遷世移遜位亦别不妨因事丁寧其期永久遵行僭陳四欵如

左

一篤力行以宗教宗教者奉 涇陽 啟新 景逸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蓋東林之發源本程朱以窮理致知以居敬存養三先生用幾十年苦功而得之于性命之微修悟之法參究已極精辨析已極透定于一尊所以嘉惠後學者至徑至切今只須奉為法程盡力步趨實實窮理實實居敬若夫談空說玄之陋不惟當屏去聽聞即如谿湖姚江之辯亦不必更煩擬議惟并心一意確守讀書之法以求致知默觀靜中之體以為存養于以闡先生之教于方來是為今日第一義也

一課實功以窮經千聖精神蘊于五經顯而綱常名物精而仁聖中和無不具備用世者不明經以何為經濟求志者不知經以何為抱負所以卑言功利見惑異端病皆由此先生所以揭尊經也

願其書既浩博其理更淵微若非實下功夫勤以習之精以講之不能闡其藩籬何從窺其壼奧今須積年累歲立會講誦先易尙書漸及詩經禮經戴記期于必遍使貫串于胸中則出必爲名世處必爲眞儒是爲今日第一先務也

一絕議論以樂時學問二字原不尙議論維昔先賢間出淸議以扶持世道蓋將或使然萬非得已如吾儕閉戶人也原隔霄壤幸逢盛世聖天子崇儒登用必貞良宣布必惠澤何緣更有游鄉之論夫子不云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自今談經論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間是非得失一切有聞不談有問不對一味勤修學業以期不負雍熙是爲今日第一時宜也

一屏俗務以盡分道義同堂休戚之情一邑本無不逼然有道偕有俗情何爲俗情事涉利害勢切身家或伸抑鬱之思或抱不平

之感是也其端種種非可一二數夫布衣聚會既無黜陟之權居
肆講求豈堪蠅營之聽故願會中一切是非曲直嚚凌強弱之言
不以開此席凡夫飛書揭帖說單訴辯之紙不以入此門術近俗
塵一槪謝卻若云將來解紛善應之方請詳規中處事接物之旨
誠以此端不杜則取嫉取怨興謗興尤流弊叵測先生九損中已
先點破今更宜謹懲以安素位是爲今日第一禁戒也

高忠憲先生手訂東林講會規則

每歲春秋上丁日開講會友至仲丁日設祭

先聖之後爲止凡十日依古禮三齋七戒之期爲十日講習之實

是日會友初到先謁

聖次謁　三公祠次謁　道南祠講畢再謁

聖俱行一揖一躬禮入座東西兩班　客東主西兩班中各以齒

序不必東西走易　供書案　班揖　撤書案　班揖　客後至　班揖　勿亂威儀　勿私笑語　勿談時事　質疑問難俱于聽講畢後任從枚舉　遠客相訪即于會所答拜不必至客舟客寓遍名只用單帖　每期會友必登姓氏以諗後日操履　是日午飯後齊集座上只設一點充饑　為遠客設饌止用四簋兩葷兩素不殺生酒只數行

按自顧端文公偕先忠憲講學東林歲有大會月有小會爰作會約規制森嚴萬歷壬子顧端文公捐館天啟丙寅春先忠憲又家難捐館會講遂廢繼得表章書院之旨吳隸友先生構麗澤堂中訂會約因家而講會復興厥後素衣先生毀先曾祖學憲公有志修復順治癸巳秋適常郡守宋公之普親臨講道何無學名因就東林遺址搭蓋草棚會講舉向先學意云此地急宜振興後死者不得辭責等語故于乙未春捐貲築誠居廟及三公祠祭器典籍再得草廬復申訂講會規則數紛雜時四方之來遊者雲集嚮應無異曩時迄今春秋釋菜俎豆依然幾十年來寒家罔敢或替者守先學憲之遺訓也[illegible]

歌儀

崇學習禮者充歌生每歌魚貫升堂齊立對

聖像一揖擇年長聲亮一人爲倡每句倡者先歌一聲衆生齊和

一聲歌畢復一揖捲班散

歌詩

東林道上閒步　楊龜山

寂寞蓮塘七百秋溪雲庭月兩悠悠我來欲問林間道萬叠松聲

自唱酬

克己　朱晦菴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

寶鑑看

獨速　陳白沙

獨速溪邊舞釣蓑月明醉影共婆娑手中握得桐江線釣破江天不用多

詠良知　　王陽明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眞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右七言絕句 歌絕句四首爲一闋或倍之每首末二句重歌

觀物　　邵康節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秋日偶成　　程明道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

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自豪雄

夜坐　　陳白沙

半屬虛空半屬身絪縕一氣似初春仙家亦有調元手屈子寧非具眼人莫遣塵埃封面目試看金石貫精神些兒欲問天根處亥子中間最得眞

月夜與諸生歌于天泉橋　　王陽明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攖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右七言律歌律詩二首錄一闋或倍之每首末二句重歌

按舊東林考載前賢七言絕句四十首律詩二十四首皆東林會中所歌之詩也原詩不能盡錄各載一闋以諸雅歌之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三

會語一

伊人往矣緒言可尋苟以藐藐聽之卽耳授猶隔也只今開卷之餘將疑處作已疑問處作已問反覆相參實落體究挹耳之益不是過已志會語

顧涇陽先生東林商語上

甲辰計十則

論語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又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人生天地間日子不是胡亂度的屋不是胡亂住的飯不是胡亂喫的朋友不是胡亂搭的話不是胡亂說的事不是胡亂做的這箇心極靈極妙不是胡亂丟在一邊的今有人於此羣居終日只

弄些閒口舌鬬些小聰明又有人於此飽食終日更不用些心做些勾當我替他計算他意中還過得去否將來還得箇好結果否聖人不以顯言數之曰當如何當如何亦不以直言斷之曰無如之何而但曰難矣哉所以使之惕然反求而自悟也誠能惕然反求而自悟卽欲須臾安之有不可得而況終日乎如其不能卽以此終身猶且茫然罔覺悍然罔顧而況終日乎此聖人之意也蓋一字之間含蓄無窮似微而顯似婉而直雖千言萬語何以加之其垂警深矣

細玩此二條聖人應是重有所感而發蓋當時人見孔子與羣弟子講于杏壇之上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的卻囂然自以爲恰倒見孔子汲汲皇皇忘寢忘食略無休暇多多嗤其勞苦至以致

民擾之那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却飄然自以爲撇脫曾不知迂拙者極是穩當伶俐者反落險途勞苦者到底安閒撇脫者竟何歸宿也則流俗之所謂難聖人之所謂易流俗之所謂易聖人之所謂難其見眞天淵之隔也吾儕試各思之當與人羣時免得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否當不與人羣、免得無所用心否如其免得幸甚如免不得其與人羣也便須斷送了一夥的性命卽不與人羣也亦須斷送了一生自家的性命此聖人所以深爲之危也再玩此二條不可泛泛看他如泛泛看他便如世間浮游浪蕩子一般此等人聖人何須齒着他當知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是有作有爲的學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是無作無爲的學問蓋學之多歧千萬不等而總其大都只有兩端高則空寂卑則功利如是而已聖人恐人失脚其中一一爲之點破孟子闢楊墨比

之洪水夷狄猛獸本要形容他直恁地橫反覺得楊墨不是尋常人孔子只輕輕下一二語將世間種種聰明奇特各圖以其學鳴者無高無下都收八個中卻把他品題得如浮游浪蕩子一般那種種聰明奇特一切掃盡更沒些兒氣焰卽使兩人者聞之亦當啞然自失此眞聖人距詖息淫妙手也

論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愼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學有本領有規矩繩墨無求飽無求安本領也敏事愼言就正有道規矩繩墨也未知學人要看他規矩繩墨旣知學人要看他本領本領不清食便要求飽居便要求安滿腔子都是俗腸何緣得有佳處縱去敏事也只是意氣上激作縱去愼言也只是唇吻上照管縱去就有道而正也只是影響上步趨其與不學者亦何以

異故聖人往往就此與人磨勘曰士志于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于是見顏子之簞瓢陋巷則賢之見子路之衣敝縕袍不耻與衣狐貉者立則美之又往往以此磨勘自家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至孟子亦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盤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何其謹嚴如此諦觀自古及今其間懷才負智銳然以英傑自命者比肩而是究竟實能大有建立的亦寥寥可數揆厥所由大都爲安飽二字悞却然後知聖人之言直將人世間一個公共貼身病根拈出吾儕應須痛與刮除不留纖芥方可丁長孺講富與貴一章甚好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若跳不出安飽二字而猶妄意

插脚道中此正討便宜的學問也

或曰食無求飽飽焉止矣未至于食前方丈也居而求安安焉止矣未至于千門萬戶也聖人何必過爲之防曰人心如太虛纖翳稍着便爲全體之累如何論得分數況乎充一求飽之心勢不至食前方丈不饜充一求安之心勢不至千門萬戶不饜涓涓放海星星燎原自應謹其微耳曰情念百端獨舉是兩者何曰以其切于人爲日用之所不能免也是故于此無染一切無染矣于此有染一切有染矣切宜細細檢點連根拔去不可漫將大話籠過也

論語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鄒公寅出所著民之于仁章講義視予意最眞切予因問在座諸君子孔子明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何云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或曰死而成仁卽死猶不死耳子曰論理固然非事實也合得理合不得事聖人之言將無墮于空或曰此變耳不可以爲常也子曰常與變人世所時有合得常合不得變聖人之言將無墮于偏曰然則註說非乎曰這也泥不得曰然則云何曰味孔子語氣正謂世人有求生以害仁無殺身以成仁也曰試舉看曰水火生生之具人之軀命所關也仁生生之理人之性命所關也論眞心性命重而軀命輕論凡心性命輕而軀命重于是向軀命一邊走則熙熙而來攘攘而往無不竭蹶以趨至于犯危冒險公然以其身納諸罟擭陷穽之中略不顧惜向性命一邊走則乍而作乍而輟纔過些利害便逡巡却步千思萬算要他拚却這身子去做他如何肯故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蓋深嘆人之悠悠云爾記者得其意下文卽繼之曰當仁

不讓于師蹈仁而死言勇也當仁不讓亦言勇也內不見身之可愛天下更尙有何物足以掛礙我者以此蹈仁方纔脚跟十分牢實這條路方纔走得到外不見師之可讓天下更尙有何人足以牽制我者以此當仁方纔肩頭十分堅硬這條擔方纔勝得起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孟子此二語正與蹈仁而死同指蹈仁何必死志士何必在溝壑勇士何必喪其元只是辦得這片心便一直做去更無回頭轉腦半上半落耳象山先生云我這裏是說鏤刀鋸的學問卽此意也乃或自命曰仁實不能不以生死縈念自命曰志實不能不以在溝壑縈念自命曰勇實不能不以喪其元縈念彼其意豈非欲兩全而無害卒之時會不常事變叵測往往至于免不得死又成不得仁免不得在溝壑又成不得志免不得喪其元又成不得勇將無兩失之也故曰以金注者

晉以亙注者明

矜伐

自高曰矜上人曰伐就兩字分看如此其實一也

矜字從矛伐字從戈人心中如何容得這箇物事

又曰矜字左從矛右從㐱人伐字左從人右從戈乃人我角立之象其究也亦兩傷焉故自高者非特自戕賊已也人亦隨之矣上人者非特戕賊人已也我亦隨之矣昔程伯子論忠恕二字曰充得去時天地變化草木蕃充不去天地閉賢人隱愚于矜伐二字亦曰克得去時天地變化草木蕃克不去天地閉賢人隱

程子曰仲尼只說一個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出來

孔子透體是仁孟子透體是義

乙巳 計八則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周聖因舉此一章爲問衆請究其說予曰此文義不難曉郤拈出來作商量此意殊令人有省孔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兩下病痛一般今獨抽一邊說且以身所經歷爲證心是萬事萬物之主何所不統思是心之官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何所不了乃曰無益不如學也此在吾輩各自反而參之史際明曰古人以心爲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爲大戒于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麗澤衍

東林大會自去歲甲辰十月始至今歲乙巳九月再尋盟焉吳越之間一時諸同志翩翩駢集于是中丞懷魯周公直指洪園耕公觀察虛臺葉公並移檄授餐邑侯平華林公復偕庠師全

初舉公敬齋王公日造而臨之禮意殷洽不肖憲等相顧蹶然
以喜又悚然以懼喜者喜不見擯于諸君子懼者懼無以稱塞
當路之期諗也退而作麗澤衍以請益

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又曰兌說也兌爲澤兩澤相麗互相滋益生氣津津有說道焉此造化以自然之兌示人也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講是研窮討論功夫習是持循佩服功夫曾子曰以文會友言講也曰以友輔仁言習也朋友講習互相滋益生理津津有說道焉此人心本然之兌恰與造化同符也請衍其說自古未有關閉門戶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未有離羣絕類孤立無與的學問所以然者何這道理是箇極精極細的物事須用大家商量方可下手這學問是箇極重極大的勾當須用大家幇扶方可得手故學者惟其無志于道則亦已耳幸而有志于

道定然尋幾箇好朋友并膽同心細細參求細細理會未知的要與剖明已知的要與印證未能的要與體驗已能的要與保持如此而講如此而習講以講乎習之事習以習乎講之理一意敦修兩下交發緝熙庚續循環無間于是礙者通混者析故者新相推相引不覺日進而高明矣于是怠者起斷者聯生者熟相漸相摩不覺日進而光大矣于是羣一鄉之善士講習即一鄉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鄉矣羣一國之善士講習即一國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一國矣羣天下之善士講習即天下之善皆收而爲吾之善而精神充滿乎天下矣其悅當何如哉有難者曰人倫有五君壽臣起是君臣相悅也父慈子孝是父子相悅也夫唱婦隨是夫婦相悅也兄遜弟恭是兄弟相悅也豈與朋友講習何居曰固也惟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各有專

臣而朋友則無所不攝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兄弟之序
[illegible]而講習則無所不貫況事變之來千頭萬緒儘有上不
[illegible]君親中不可言于兄弟下不可言于妻子而獨可從容擬
議于朋友者人情之蔽千態萬狀儘有上之君親莫能諭中之兄
弟莫能諭下之妻子莫能諭而獨朋友能因機轉移者論至于此
然後知非朋友無以成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非講習亦無以成
其朋友也非徒然也君臣之相與也以敬勝父子夫婦兄弟之相
與也以愛勝勝則偏偏則弊亦必以朋友之道爲之調燮乎其間
乃克有濟故夫都俞吁咈則君臣之朋友也義方幾諫則父子之
朋友也鷄鳴昧旦則夫婦之朋友也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則兄弟
之朋友也于是以敬勝者因而有以聯之肅然相臨而不至于相
隔以愛勝者因而有以維之歡然相款而不至于相昵于是君而

君臣而臣父而父子而子夫而夫婦而婦兄而兄弟而弟穆穆熙熙分願各足天壤快事信無以加于此矣不肖等目擊龜山先生東林書院蕪廢多年有慨于中賴當道主持修復竊常僭顏其堂曰麗澤蓋取諸兌左右題以樂道人善願聞已過兩言乃就講習中舉其至切要者揭而標之時用覿省謂之樂必有一段踴躍鼓舞油油不能自已之意謂之願必有一段祈求冀望喁喁不能自已之意是又取諸兌之說也今幸諸先生長者不我遐鄙儼然既歸東林草木亦爲欣欣生色伏乞提之命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俾不肖等得以對彝訓奉楷模講之習之永佩無斁是舉龜山先生[illegible]而之緒一旦煥然而復光也是舉一堂之上前後左右人人[illegible][illegible]大道之要也所以功德我東林遠矣其悅當何如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敢以爲諸先生長者祝又云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敢以爲諸先生長者報

高存之問子曰行已有恥又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此士之上品而夫子獨以行已有恥爲首恥心是人人有的而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人往往以爲無妨不以爲恥世人所恥乃在惡衣惡食衣敝緼袍與狐貉並立等項惟夫子左丘明獨以此爲恥可見人之所恥又各不同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于人大矣敢問何以爲行已有恥望明教之

孔子之告門人多矣獨與子貢論士提出一恥字乃是爲千萬世人起死回生存之發此一問且謂人之所恥各有不同又恐人于生死路頭認差了也這個恥來自丹田通體透過極有精神極有氣力人若動了這念眞是無堅不入無銳不破只看所恥何在耳

所恥在不賢不聖道德不如人究不到賢且聖不肯干休苟不到賢且聖不肯干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是非那一切利害如何過捺得他此是長養天理種子也生路也所恥在不富不貴榮華不如人究不至富且貴不肯干休苟不至富且貴不肯干休處心積慮便只知有利害那一切是非如何管束得他此是長養人欲種子也死路也中庸曰知恥近乎勇正謂兩下所恥不容並立不賢不聖之恥存于胸中卽有不富不貴之恥登時粉碎何處安頓不富不貴之恥存于胸中卽有不賢不聖之恥登時粉碎何處安頓知恥者于此辨得清楚只有不賢不聖之恥更無不富不貴之恥也孔子嘗自言其爲人也發憤憤與恥同一血脉恥者憤之根憤者恥之用憤要發恥要知發得時一憤便成孔子之聖知得時一恥便通孔子之憤此等精神直是十分精神此等氣力直是十分

氣力竟其分量豈僅僅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賢于硜硜一項人而已從何處試各猛省還能宗族稱孝否還能鄉黨稱弟否如其能之猶爲行已有恥之次如其不能去之千里矣嗟乎古之士以賢于硜硜一項人而已爲恥今之士至求其爲硜硜而不可得有過而詰之則曰吾非不能吾不屑也內以欺已外以欺人偃然自處于稱孝稱弟之上曾不少遜焉此正市井駔儈者流耳尙何所用恥恥存之曰何以行已有恥愚竊謂有恥必自知恥始知恥必自知學始吾輩今日于此相與聚頭商量相與切心理會汲汲皇皇如饑如渴實轉死回生一大機緣也珍重珍重珍重

高存之又問論語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竊惟聖人所罕言所不語必有深意所雅言決非詞章記誦資人口耳津津拈出必有一段懇切爲人至意後

人纔說詩書執禮往往以爲尋常無奇忽而不察聖人何不慮
天下後世厭忽不察迺區區于先民尋常之訓守而不失如此
望明教之

吾夫子贊易敘書刪詩正禮修春秋總是一個脉絡而獨雅言詩
書禮也豈不似乎或含或顯或洩或秘分作兩樣曰利曰命曰仁
各是一個端緒而均之其罕言也曰怪曰力曰亂曰仁各是一個
機緘而均之其不語也豈不似乎公私莫辨邪正莫別混作一樣
且所雅言如此所罕言所不語如彼又豈不似乎株守尋常橫藏
妙窩而于門弟子有隱也竊嘗思之矣學者之修虛馳而忽眞修
也久矣竽卑無高竽淺無深竽近無遠竽庸無奇庶幾其知返乎
此一說也雖然是猶有高卑淺深遠近庸奇之見也究竟卽卑卽
高雖卑無高卽淺卽深雖淺無深卽近卽遠雖近無遠卽庸卽奇

雖庸無奇卽之者一之也取之日用而有餘難之者二之也求之渺茫而不足此又一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所以提撕天下萬世者至矣此吾夫子之意也至于記者之意又不可不察記雅言所以立的記罕言不語所以樹防且其記罕言也本欲表夫子之罕言命與仁也至于罕言利凡稍有識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邪將箇利來與命與仁配列而爲三其記不語也本欲表夫子之不語神也至于不語怪力亂凡稍有識者皆能之亦何待夫子邪將箇怪力亂來與神配列而爲四意若曰世之好言命好言仁者方自以爲識貫天人怎知恰與好言利者等世之好語神者方自以爲心逼造化怎知恰與好語怪好語亂好語力者等其薄之甚矣予以見吾夫子之雅言乃所以爲高爲深爲遠爲奇而其言聖人之罕言語聖人之不語者反所以爲卑爲

淺為近為庸也此記者之意也其所以發吾夫子之蘊至矣謝上蔡問鬼神有無程伯子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因甚如此說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問某尋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叔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而其開示來學則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必由于禮樂嗚呼微矣由洙泗以來凡幾千百年玄談與論汗牛充棟求其善繼吾夫子法門者舍兩先生夫誰與歸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凡做人須于起頭處便着精彩有一生之起頭則一生之吉凶悔吝係焉有一日之起頭則一日之吉凶悔吝係焉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一生之起頭也鷄鳴而起一日之起頭也這都是

緊關所在不得草草善乎孟子之推言之也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是就一生起頭處推出一箇源頭令人直直認取當初帶下的心至此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蹠之徒也是就一日起頭處推出兩箇路頭并令人密密勘破後來攙上的心誠能認取原初帶下的心那攙上的自然無所掛搭誠能勘破後來攙上的心那原初的自然無所泥滑庶幾可保必為舜不為蹠矣此真吾人喫緊第一步也愚請贅以兩言一曰起處一正便無往不正縱或有時而斜亦屬偶誤容易滌除起處一斜便無往不斜縱或有時而正亦屬偶合容易消散是故趁未定者顧其審幾之早也一曰一生不過百年一日不過百刻少未幾而壯矣壯不能復轉而少壯未幾而老矣老不能復轉而壯旦未幾而晝矣晝不能復轉而旦晝

未幾而夕矣夕不能復轉了豈是故時已過者願其回頭之早也念哉念哉

就常情看一念之善未必甚有益一念之不善未必甚有損孟子却曰這一邊便是從古來衆口贊揚的至聖那一邊便是從古來衆口唾罵的劇盜是將小處說做大有人于此驟而譽之以舜必愕然驚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舜來我何敢望他驟而訴之以蹠必憤然怒曰天下之生久矣曾見幾箇蹠來我何至便與他一樣孟子却曰兩下所爭不多只在利與善之間是將大處說做小將大處說做小所以教人之愼其始將小處說做大所以教人之慮其終讀者亦曾貼身一理會否

吉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孳孳爲善凶人之惟日不足正是孳孳爲利孟子又就上提出鷄鳴而起一語更覺十分警策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正是利與善之分孟子又就中點出一間字更覺十分細
膩
人只有善惡兩路既曰孳孳爲善舜之徒應曰孳孳爲惡蹠之徒
可也舍曰惡而曰利反覺放寬一步何也人本有善而無惡亦本
好善而惡惡棄所有而殉所無違所好而趨所惡夫豈其情只緣
他起了一點利心凡是但問孰是便我者遂向前孰是不便我者
便退後更不暇問善惡耳既不暇問善惡自然善一邊少惡一邊
多久之且移其好于惡移其惡于善至于有惡而無善矣故爲惡
者爲利之標末而爲利者爲惡之根本也與其禁之于標末不若
禁之于根本所以舍曰惡而曰利也辭若平而意更切矣此孟子
救正之苦心也他日又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
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求在我孳孳為善之謂也求在外孳孳為利之謂也如此則有益如彼則無益以見利之不可必求也再攷梁惠王以利國問則為言利之必至于危國而繼之曰未有仁而遺親義而後君者也宋牼以不利說秦楚則為言利之必至于亡人國而繼之曰未有君臣父子兄弟仁義相接而不王者也豈不謂孳孳為善不求利而利自至孳孳為利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以見利之必不可求也大率利之一字入人最易悞人最酷故提出箇善字與利對言是將本心開發他提出箇命字與利對言是將造化攔截他提出箇害字與利對言是將禍患摔動他如是庶幾其有省乎此又孟子挽回之苦心也嗟乎一善一利我自為之舜蹠我自當之吉凶禍福我自嘗之乃至費聖賢許多計慮許多說話也讀是而不動心眞麻木漢

丙午計九則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此章乃顏子深有得于夫子而極其形容之辭通篇只是一意不必分先難後獲看蓋仰之彌高是欲仰之而無由也鑽之彌堅是欲鑽之而無由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是欲瞻之而無由也顏子以爲這豈是夫子沒箇好方法與我博我以文一些子也不少約我以禮一些子也不多可謂循循善誘矣又豈是我不肯着實體會博我以文卽文卽我也雖欲不爲之博不得約我以禮卽禮卽我也雖欲不爲之約不得可謂既竭吾才矣畢竟無如之何也是所謂父不得而傳之子子不得而受之父也而教窮是所謂知之

所不得而知能之所不得而能也而學窮越近越遠越親越疎不亦仰之彌高乎不亦鑽之彌堅乎不亦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乎故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反覆玩味分明將吾夫子一片神無方化無體的境界信口吐出而記者特以喟然歎三字發端又分明將顏子一片默不能含語不能洩的境界信手拈出嗚呼微哉

博文是開拓功夫約禮是收斂功夫只此兩言括盡入道竅門卽博而約卽約而博頓宗也由博而約由約而博漸宗也博自我博約自我約時而出之了無方所圓宗也以博格約以約格博見其合則疑分之者之爲破碎見其分則疑合之者之爲顢頇孟子之所謂執一也

博約二字憑人如何看看得活時千經萬典都在這裏余偶讀易

而悟耳試舉其畧乾坤一闔一闢也坎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皆可作博約註疏引而伸之自一卦至六十四卦無不具有斯理也

太極渾然何博何約自其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于是千變萬化紛然而出錯雜不齊惟聖人全體太極由此而下皆在紛然不齊之中或偏于陽或偏于陰偏于陽者能放而不能收偏于陰者能收而不能放博文約禮所以燮理陰陽還歸太極也千病萬病總之只此兩病千方萬方總之只此兩方至于斟酌先後調劑重輕存乎人之自審而已

問陽明先生博約說何如曰試舉看曰說云文也者禮之見于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乎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又曰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理根于心而一本者

也故曰約是故約理必在于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也然否曰子疑之乎曰疑之曰何疑曰傳習錄言理只在此心譬之樹木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可見功夫全在根上如博約說功夫都全在枝葉上矣盍曰博文必在于約禮而約禮乃所以博文也其可乎曰這疑得極是據愚見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語渾成原是明白更不須代爲安排布置翻入支離去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意若曰使回而得從夫子不知又見何等境界也所以狀夫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意若曰使回而天假之年不知直造到何等境界也所以狀顏子之不可測量如此也故知顏莫如孔知孔莫如顏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當時相與之際也

論語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此章當與志道章參看曰道曰德曰仁曰藝循其名似乎有精粗曰志曰據曰依曰游核其功似乎有深淺聖人恐人泥而不察分而爲二故于此合而言之蓋志道者自發自心銳然有以自奮是不待詩而興者也其次習于詩而興焉卽游藝亦志道矣據德者自信自心凝然有以自守是不待禮而立者也其次習于禮而立焉卽游藝亦據德矣依仁者自得自心怡然有以自適是不待樂而成者也其次習于樂而成焉卽游藝亦依仁矣如此看來何精何粗何深何淺總來只是一個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于海者難爲水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

成章不達

座中問此章大指何如子曰只是八箇字眼界欲空脚跟欲實薛仲子聞而善之一日問曰這是舊說這是新說子曰都忘之矣

東林書院志卷之三終

會語二

顧涇陽先生東林商語下

丁未 計七則

雲間張侗初太史過既東林出弦歌樓記會示予予讀之有省以億測請正

記曰丁未孟冬望夕予同年錢用章讌會講諸公于虞山弦歌樓而令公耿侯爲之主先是侯以重九會書院學道堂既別去諸公懷侯之教也至十月乃復尋會會畢用章觴而樂之是夕也集江以南諸同志暨邑之士大夫凡四十餘人賓筵雅飭四座清爽山光在牖月影在簾觴詠恬怡譚塵霏霏清音自和不以絲竹邑之士大夫喜曰美哉悅而羣君子之志于斯也已又喜

日美哉南方之雝雝者歟樂而止和而有禮王教之盛也時予亦覩其美焉則諗于邑士大夫曰斯樓之集也虞山之教至精微者也賓不能以告之主令不語于堂之人今夫講學者傳聖人之精神者也衆人執講學以求聖人而聖人之精神不傳則或于觴咏讌遊之間而傳之然而所之者鮮矣則猶之乎一堂之講學也衆人以爲義理在聖人所傳之書其講明分析在明道者之口與吾之耳而于吾所講之人了不相干則聖人之精神何時而傳乎此時不認取則既以爲今日未言及克已明日未言及主靜而自已當下之聖脉遂絕矣故吾以爲不如觴咏讌游之間可傳也今夫言學問者言克已也主靜也而茲樓之集二者靡不有焉深盃綢繆高譚浹洽樂矣賓主之間誰爲束縛而乃恂恂動乎情止乎禮也杯則盃箸則著矣此時有操存

乎無操存乎何以一人而及四十餘人無不然也四方之翠而至者貌不習也坐之一室而飲之酬之遺其形骸耳目而懽然忽油然無戾焉此時爾我分別之私待克乎不待克乎若當此究之容着力乎不容着力乎且無論集者之為學道人也即奔走而趨事者誰不欣欣覩主賓之盛滿樓之歡洽而邑然無厭斂矣乎此誰為操之存之而克之也故曰茲集也虞山之至精微者也雖然不能知也知之則滿樓皆聖此非誑言也有聖人之體也不待操存而自靜不待克而自廓然其大同觴豕讌游皆眞靜也皆萬物一體之初也此時假令着一操存克已之想舉手皆忩雖滿目皆胡越矣故曰聖人之體只此在也主賓之間能知此一段性體透露處急認取所與讌之人能認取所讌之人則一堂講學口答耳聽莫不皆是特人處處自見刻刻常

新巳爾故曰先天一畫總是水流物生當下功夫只在吟風弄月見得便見知得便知各人飲酒各人果腹到得無主無賓一齊大醉此時弦歌樓上宛然聖堂却不曾減得用章甕頭一滴酒也令公深于道而不得以傳會之人諸賓懷令公之教而不得有言以告令公非無言難言也夫與會者紀之亦幾于多言也已矣是月廿有四日記

侗初此篇指點當下可謂最親切其喫緊爲人處却在認取二字蓋必如是纔有個分曉不至草草混過也又在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二語蓋必如是纔有個歸着不至明明放過也可謂最周匝矣

存語子曰孔子猶曰操則存茲云不待操而存顏子猶曰克巳茲云無巳可克將孔顏出于今人下乎其操也無乃騎驢覓驢其克也無乃捉肉做瘡乎曰此是活語不可作死語看若作死語看既

不待操又何待認既無可克又何可取一切俱成矛盾矣非個初指也曰意者孔操顏克是功夫個初所言是本體歟曰似也而未盡也竊以爲這只是本體的影子却正是功夫的樣子曰何謂本體的影子曰惟茲弦歌樓之會個中消息信至精至微矣要其所爲至精至微者果因茲樓而有乎抑不因茲樓而有乎予試爲我參焉曰難言哉將謂因茲樓而有則主人能建之何以不能爲客子語之客子能登之何以不能爲主人語之且未會之先既會之後又安在也吾固不得而知也將謂不因茲樓而有則凡耳遇之而成聲孰非弦歌凡目遇之而成色孰非山光月影凡口得之而成味孰非用章囊頭酒精精微微潑天撒地所在很籍不少何獨于茲樓乎津津侈之吾亦不得知也難言哉曰審爾借是認取本體可矣若執是認取本體其與擎盤爲日撚指爲月者亦何以異

故曰這只是本體的影子曰何謂功夫的樣子曰孟子之言必有事也曰勿忘勿助夫忘者弛之而怠惰蔑用其心者也助者張之而亢厲過用其心者也子試爲我再參焉諸君子之雍雍于茲會也還着得個怠惰否曰着不得怠惰曰還着得個亢厲否曰着不得亢厲曰昔白沙先生嘗言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今如子云弦歌樓三三兩兩亦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引而伸之獨居猶是造次猶是顛沛猶是卽孟子之所謂必有事也孟子之所謂必有事卽孔子之所謂操顏子之所謂克個初之所謂處處自見刻刻常新也何必曰孰爲有待孰爲無待作分別相故曰這正是功夫的樣子億測如斯未審存得個初宗旨存不得個初宗旨有察更爲我下一轉語方許再登弦歌樓也

附錄

高存之曰影子一語點破不做工夫的假本體樣子一語提醒不識本體的差功夫此義甚精非億測之所能及也王龍溪問佛氏實相幻相之說于陽明陽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龍溪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正可與存之所言參看或疑焉予曰請再證諸陽明陽明曰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愼恐懼是功夫又曰戒愼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功夫未達予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景遂所云不做工夫的本體也今曰戒愼恐懼是本體即不覩不聞原非是無所云有心俱是實此矣凡說功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景遂所云不識本體的工夫也今曰不覩不聞是功夫即戒愼恐懼原非是有所云無心俱是實此矣如此看來何等

分明曰然則影子之云幻相也樣子之云實相也于本體則以幻顯實于功夫則以實攝幻兩意亦互相發也子曰然君可謂能得之言語之外矣假令有人于此過而詰曰既是本體的影子曷云功夫的樣子既是功夫的樣子曷云本體的影子即子亦何辭以對有友從弦歌樓來謂予曰樣子影子之說良善第意中尚未能盡了請爲我重宣之予曰請借子爲證子試想未上此樓之前與在此樓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曰子試想既下此樓之後與在此樓時意思何如曰不同曰覺得那時意思好曰覺得在此樓時意思好委如何初太史所言曰如此看來這意思恰是十分正當處豈得不謂之樣子雖然何其與前後不相應也可見這意思只是霎時間的事容易消散豈得不謂之影子友曰然則樣子之云專據見在而言也影子之云逼照過去未來而言也命之矣

讀侗初張太史會中語略

略曰東林會上諸先達屬不佞講不佞遜謝良久謹啓曰鄙見竊謂今日之會須要認取源頭方許滿堂聽講若認得眞法法都活句句都靈也不佞竊見會講就座之始最可認取當下工夫夫先達教語未發後進疑難未陳四座寂然各有主宰此時諦觀氣象若何若說一念不生將四座等于木偶土梗云何有言卽問有問卽應靈體固不應寂也若說念起會上此際作何念乎影未來而先造影影何從來乎是礙虛也若說靜俟先達之教以豁我心靈則我之心靈竟付于先達之口又逐于我之耳乎若說尋求妙義思索疑端以答會上傾耳之意則此尋求思索先自擾擾可謂性靈乎卽發揮問辨不幾馳逐光景了故事乎此際氣象最宜認取若自已做得主宰則此氣象所謂百萬

軍中出奇應變寂然不動若自已做不得主宰便是行伍小卒聽命金鼓衆進而進衆退而退將自已性命隨逐波流一生聽講不曾聽得一句亦大可惜世間書院會講作興甚難幸遇此會便是一息千古切莫錯過須各各認取本體眞如明鏡光光爍爍並無灰帶並無倚靠胡來胡照漢來漢照胡漢非我胡漢皆我若言無影不照便是頑銅若言未影先照便于鏡上妄添丹彩添一分丹彩却礙一分光明也得道之人神高于聖賢而慮下于輿隸我自光明別無倚靠被四表格上下蓋天蓋地開闢一人言言皆自我性中流出不經耳目不貸知見到此卽見賢思齊誦讀尚友都用不着所謂神高于聖賢旣信得本體光明與皂厮養同是光明愚夫不識不知信口說來皆我本體靈印故曰舜好善而好察邇言眞是眞見本體無毫釐增減處所

謂慮下于輿隸講學之會的是如此是之謂各人一段大光明
各人一段眞秘密會中先逞提醒人詳矣總不離此當下工夫
作學人一生受用也
詳繹此篇恰如向各人五臟六腑中在在穿過一番把他東馳西
鶩諸般安排計較的妄情盡數抄破正是要爲各人顯出本來面
目也本來面目何在曰既云本來面目何所不在卽篇中已大段
說明了也于往時在會下只要看座上諸公作何舉動諸所提唱
作何分付既退猶然默默追惟今日某公能覺我宿夢某公能療
我沉痾復一一自參自按有時當大暑中遍身凍如寒冰有時當
大凍中遍身熱如焦火且不知作何究結而今讀至神高于聖賢
慮下于輿隸二語更恍然忽自失也願大家就此切身體會透出
一箇消息來庶幾實實有受用處不枉這番合并耳若逐蹤而求

逐隊而去漫曰如如是如如是回家只剩得一雙空手何益何益

知味

座中講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二句高存之曰此所謂當面蹉過也予為之悚然因曰今日之會正是當面的箇中何味不具能不蹉過否予聞水潤下潤下作鹹鹹能消可以破堅火炎上炎上作苦苦能勁可以持脫木曲直曲直作酸酸能歛可以攝浮金從革從革作辛辛能爽可以豁滯土稼穡稼穡作甘甘能平可以劑于過不及之間而約之中今日之會既爾肅肅又爾彬彬既爾融融又爾洩洩也一舉動莫不凝目而視也一談論莫不傾耳而聽也寧無有入焉而消可以破吾心之堅者乎寧無有入焉而勁可以持吾心之脫者乎寧無有入焉而歛可以攝吾心之浮者乎寧無有入焉而爽可以豁吾心之滯者乎寧無有入焉而平可以劑

吾心之過不及而約之中者乎在各人自味之而已予嘗一日散行莊園中見園丁墾土藝菜適童子摘二李以進因命以其一勞園丁園丁仰口承之予莞爾而笑園丁曰小人何知只這果兒須下了喉入了腹方是小人的于時不覺心動命再以其一勞園丁園丁謝曰請大人留用如何只管別人不管自家于時又不覺心動今日之會倘然當面蹉過得無反為園丁笑抑予亦徒言之耳又得無只管別人不管自家如園丁所云也退而追記其語以自惕

讀琴川耿明府云生死說

按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註以事親言海門周公曰此章之意蓋指自養自生自送自死孟子嘗言養生喪死無憾而禮記中亦有送死之語皆不為事親言莊

子曰吾以萬物爲齋送此送之說也是故夕可没寧吾知免夫吾今庶幾皆送死之道到此方大事了畢故曰可以當大事語云蓋棺事乃定亦近此意倜初張太史曰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會了生死自夫子言生死而後之言者獨孟子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孟子却恐人錯認了生是形生之生眞要人死得一番過來方謂之知生方謂之聞道故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人若在肢體心知上認過生便如所說養口養耳養目養四體雖件件有個節制道理都是養其形生之生不是養其不生之生不足以了此一件大事直要把此形生殺子斷送過了無一些兒倚靠方謂之了此一件大事耿明府聞而善之于是座中諸君子各以其說遞相參證明府一一條答之萃成一編緘而示予予不能覔

有所加也漫題數字聊爲蛇足云爾

予弱冠時過立客授四語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爲之擊節稱善今讀耿明府所與諸君子往復生死說更慄然有省敢反而廣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不識可作是編註腳否也

又

予既已復耿明府尋默念曰此猶是對治法非究竟法執對治爲死竟其去道也遠矣然則如之何曰須是生死二字一齊放下如之何能一齊放下曰有個源頭在易不云乎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理便說得生死盡性便了得生死至命便造得生死如此且無生死可言而所謂一齊放下者亦成剩語矣若曰那個是生那個是死那個死的要他生那個生的要他死恰好墮生死中也異日

徇當就明府結此一案

戊申計十六則

讀錢漸菴先生空說請正

說曰弟子有問予曰佛氏說空宋儒闢之得否予曰夫子稱顏子屢空豈其與佛氏之空有以異乎弟子曰空等也有闢之有稱之弟子固不知其解第空而加之屢者局故予曰此是顏子之空未盡也若空盡即是太空之空何必云屢云屢者謂顏子此時未到心齋坐忘之境猶有時而不空即所謂三月不違三月之外不違未可必也弟子曰聖門之空與佛氏之空一乎予曰此以語未學支離纏擾之徒誠爲駭聽若細思當自得之弟子曰佛之空老之無儒者所深病而子云云彼老氏之無亦無妨于聖門之旨耶予曰周濂溪無極而太極朱子力辨其說云無

極之無與老氏之無相去千里夫周子無極之無固無議矣乃
老氏之無究其實歸于立牝立者無也而牝則有生生之意焉
亦何嘗離有無而二之也論者不深究無之說而漫然議其無
當恐亦不足服老氏之心然則佛氏之空亦從可知已蓋佛氏
之空非果空也以空爲空便是頑空卽佛氏亦不取弟子曰請
聞空之旨予曰夫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空耶非空耶無可無
不可空耶非空耶無論心境靜時湛然澄然乃謂之空卽應事
接物間涉而不有過而不留無纖毫渣滓得與其間豈不謂之
空中庸一書到百辟其刑天下治平終歸不顯終是篤恭不顯
篤恭非空而何蓋堯舜事業至巍煥之極若一着有心便是不
空五伯假之只是出之有意此心不空耳故曰堯舜事業一點
浮雲過太虛言其空之至也人之心體猶兩目然目中頁碌屑

固着不得金玉屑亦着不得倘曰我力爲善而以所爲善事置胸中便是金玉屑矣可乎不可乎竊見世人好爲名者終日營營了無息念固無足論乃亦有眞心爲善上爲國下爲民如漢宋之黨豈非君子乃執着一說而不肯俯心降氣員融其間終是其心體不空也只如韓范富歐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果能不執成說亦庶幾乎空之一節矣惜乎其他未盡然也故夫空之說不獨可以見性且可以褆身可以涖官可以理國理天下此豈一于墮空者耶佛家有云終日喫飯未嘗咬着一粒米終日穿衣未嘗掛着一絲頭得無與行所無事之說合乎世儒不將佛氏之書反覆參究而第見空與寂滅字面遂謂與吾儒相背力肆詆排此何以令佛氏首肯也弟子曰子之論空然矣乃孟子云萬物皆備于我則性體又得無是實乎子曰性

空乃能實性體所以不實者只爲私意橫據于中憧憧往來而爲理隨之亡耳若心如太虛然太虛中形形色色何所不有故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恕者去私之方也仁則萬物原備者無一不備矣故曰有主則虛又曰有主則實虛與實一體也

竊惟空是狀吾性之不墮於有實是狀吾性之不墮於無空與實二物而兩名者也儒者以實自居以空歸佛委非遍論第當論其所謂空者或同或異何如耳然而論至于此又非須臾可了今姑以兩言剖之果異耶固應量之不待執我之所謂空格彼之所謂空果同耶但明吾之所謂空而彼之所謂空自不能外矣亦不必借彼之所謂空證我之所謂空也未審然否敢請正

竊以無善無惡爲空乎愚竊惟言空莫辨于中庸矣然而始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終之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者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床下之床也故篇內曰明善曰擇善曰得一善數致意焉非强人增其所本無直恐人斲其所本有耳若曰不當以善事置胸中勿置可耳并善而株連之是懲噎而斷喉非但廢食已也至于執着一說不肯俯心降氣竊恐眞眞爲國爲民者當不如此此正不免墮入惡道去何善之云未審然否敢請正

金玉瓦礫之喻驟閱之似爲有見再檢之殊覺不倫然而千百年來聰明伶俐漢都被他瞞過何也夫善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誠若判然若就眼上看金玉瓦礫均之爲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爲

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竊意借眼喻性卽如所云喜有喜時的眼怒有怒時的眼以此爲善惡之比猶屬第二層事等于告子湍水東西之說況今擬諸金玉瓦礫有何干涉然則當何如曰性以善爲體猶眼以明爲體此體萬象咸備曰實此體纖塵不着曰空所謂一物而兩名者也厥有崇無妄生分別總爲性體之障耳未審然否敢請正

非翁謂孟子原未嘗直指性善只道情善耳據其言求之豈不信然第其所以如此者正謂性微而情顯微者難見顯者易見爲未知性人設方便耳若自知性者觀之且不待取徵于情也況可認其只道情善又可泥其未嘗直指性善別生擬議耶敢請正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愚欲于此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

體以知用也昔邵堯夫與趙商州論洛中牡丹趙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堯夫曰洛中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通乎此可與言性矣未審然否敢請正

翁謂性體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于是天下所謂善獨不謂善天下所謂惡獨不謂惡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非但區區議論之得失而已也未審然否敢請正

說者皆謂孔子曾問禮于老子何嘗闢老子然而以德報怨一語實出道德經其意主于平等寃親正與無善無惡之說相表裏觀孔子之答或人一則曰何以報德一則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亦何嘗草草放過也試令老子聞此語還肯服否孔子不能服老子而欲儒者服佛氏此必不得之數也吾儕只論道理何如耳豈

許其服不服哉且佛氏之空果與吾儒不異乃其棄家入山等三綱五常于聲色貨利一槩而掃之何也亦還能服儒者之心否敢請正

又

奉教而歸取所賜性學總論讀之大都翁之言性也無則并善亦無有則并惡亦有又謂虛明湛寂者性圓活流動者亦性故遇善卽能爲善遇惡亦能爲惡于是愚之惑也滋甚已而讀至人心道心之辨乃始釋然其說曰人心無定也道心有定也性道心也心如水性卽水之澄徹處凡水之渾濁者不得而比之也心如鏡性卽鏡之明瑩處凡鏡之昏暗者不得而比之也味斯言也可見純乎善不雜乎惡道心也何也道心有定也能爲善亦能爲惡人心也何也人心無定也翁而以人心爲性也卽告子諸人之說吾且

不能奪之矣翁而以道心爲性也倘何疑于孟子之所謂善哉敢請正

再讀漸庵先生會語

會語云有問陽明先生無善無惡之說予曰性體寂然湛然固是無惡然善亦不可得而名故云無善無善無惡正所謂至善也曰告子以無善無不善論性孟子便謂其率天下之言而禍仁義今之說得無與告子同乎予曰正不與告子同告子無善無不善云者直視性爲渾然一物原無仁義在其中故有杞柳桮棬之喻若乃陽明無善無惡之云正謂性體虛瑩湛寂如太空然太空中無一物障礙亦無一物不化生其間吾性四端萬善測之不見其形涵之自有其理所謂天下之大本卽在未發之中此之謂也若執性指之曰此爲仁此爲義此爲禮智信孰是

仁義禮智信而可執著爲有如孝已執一孝尾生執一信便害了多少事舜之所以不告而娶與夫堯不能舉之十六族而舉堯不能誅之四凶而誅俱從自家一點虛明中變化出來倘執曰娶可無告乎堯之賢否是非豈不善而我可顛倒爲乎則是便爲善所礙矣故夫善不可執正謂性體虛學原無善不具而亦原無善可名也豈與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同乎哉夫子告子路好仁好智好信好直好勇好剛皆示以不學之蔽正恐人之執著仁智等爲善而欲學以反其虛明之初也願知道者察之

善是仁義禮智之統體仁義禮智是善之條件書曰善無常主是以條件言中庸曰擇善而固執之是以統體言條件之善不可執統體之善又何嫌于執也雖然此亦就字面上擬議而云爾會得

時言仁卽性之全體在仁言義卽性之全體在義言禮卽性之全體在禮言智卽性之全體在智有何剩欠若認定是一偏之物孔門不以仁爲宗乎孟門不以義爲宗乎程門不以敬爲宗乎王門不以良知爲宗乎豈皆秘其全不以示人耶竊恐此說亦不必執也至引孝巳尾生爲證蓋疑孝巳爲孝所害尾生爲信所害據鄙意還是孝爲孝巳所害信爲尾生所害耳未審然否敢請正

仁智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孔子不曰六德六蔽而曰六言六蔽極有斟酌六言猶六字蓋所謂名目云耳好而不學只是好個名目中間實落道理並未實心體究于是而執正行則泥于此不執旁行則流所以有蔽可見蔽由不好學生非好德生好德非蔽徒好德之名目乃蔽也學之爲實如此然則學何在曰在明善

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向來亦曾有是說仔

細推敲畢竟不免費個轉語便不自然今姑無論假如有人于此揭兼愛為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不同也揭爲我爲義宗而曰我之爲我與楊氏之爲我不同也翁還肯之否程伯于云凡立言無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今必援孟子之所力擯還而翻孟子之案得無犯此二病乎敢請正

又

蒙翁指示業條列以請巳伏而思之古之言性也出于一今之言性也出于二夫既謂之性安得有二二當是各人認取處不同耳出于一純乎太極而爲言也出于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爲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蓋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于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

之能爲善亦能爲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云是用非體即以四德言性猶云是條件非統體縱諄諄然遍人而榜示之曰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善而其爲善也昭昭矣且以無言性直無到善其無也荒以有言性直有到惡其有也雜糅爲之妙其形容曰虛明湛寂還在若離若合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爲性不言虛明湛寂而其爲虛明湛寂也昭昭矣之兩者宜何從焉緣此處是吾人一大頭腦又是當今論性家一大公案遂不覺其瑣瑣惟翁始終不吝裁正是荷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頃赴虞山之會座中有問誨女知之一章應之曰此言知在心不在聞見乃易簡直截最上第一義也是知也與是禮也一般全要看一是字僉曰然至舟中覺胸中未大穩在既抵錫晤高存之復

相商確評次忽流出一機因曰昨所講似是而非正墮不知為知之中了也存之曰何亏曰聖人遇何等人便識他有何等病識他有何等病便下何等藥節宣補瀉毫髮不爽今把提醒子貢的話頭移在子路身上便不着拍試看子路與子貢行徑是一樣是兩樣存之曰恐不同子曰然子貢專在聞見上着力故聖人特以多學而識抉之為他掃去子路却非瑣瑣要廣見聞者觀其言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只是他心粗信口便說不肯沉潛理會耳竊以為泛泛看來徧物而知則難知的曉得是知不知的曉得是不知似易雖愚夫皆可與能細細看來知的曉得是知則易不知的曉得是不知却難雖賢者亦多錯過且如子見南子必有個該見的道理在子路本不知也却便不悅又如論衛政先正名必有個該正的道理在子路亦不知也却便以為

迂至于佛肸之召則曰子之往也如之何公山弗擾之往則曰末之也已豈似通達世故諳練人情胸中了了無待商量擬議然者此正不知爲知之也孔子見其每事爾爾要一一救正他如何救正得許多故特向他頂門下一針曰誨汝知之乎所謂知之云者非可憑空胡亂杜撰非可臨時造次主張須是我這裏光光淨淨一切呈出本相沒些子遮蓋在那知知不知處清清楚楚一切還他本相沒些子鶻突在乃所謂知之耳故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但任自家意思見以爲如此便道如此見以爲不如此便道不如此自汝視之橫說竪說何所不可何等惺惺自有識者視之都是紐揑支吾也註云子路好勇蓋有强不知以爲知者因此向來俱說知之便認個知之不知便認個不知莫得自欺竊意子路是直的人恐不至强不知以爲知瞞心冒認還是那知不

知處未能一一曉然耳這等看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兩爲
字須貼着首句知之兩字說方有下落如註說似乎推深了一步
却不曾打着子路眞痛痒卽子路聞之亦未必肯心服是反放鬆
了一步也蓋子貢之病病在泛濫則欲其反到約處討個歸宿無
泥枝葉而忘本根子路之病病在鹵莽則欲其反到實處討個端
的無徇影響而迷眞際症候不同用藥亦別故夫子于子貢之多
學而識既非之于子路之何必讀書又佞之一操一縱各有攸當
使必桎梏見聞槩與破除只是個死方子如何活得人盍再徵諸
不知而作章不知而作正犯了不知爲知之的病多聞而擇多見
而識亦便是不知而作的藥緣此等人方務作聰明好自用見謂
就手拈來頭頭是道偃然以上知自處遂不免墮坑落塹去諺云
扒得高跌得低此輩是也所以特特爲下這一劑使之虛心平氣

做些鈍根的功夫庶幾退步處卽進步處耳謂之知之次蓋對生知而言其始入門不能無殊總之是一家人可追隨而上非有判然懸絕之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今人將這次字說得壞了以爲專求諸見聞之末比于玩物喪志審爾是乃知之蠹也吾夫子安得輕以知之次與之且不觀夫子之自道乎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凡此皆吾夫子身親經歷過來特拈出示人其意蓋與不知而作章互發是則雖聖人猶然做次等事也況其他乎乃欲獨信自心舉聞見而一空之竊恐徇內遺外其弊亦與徇外遺內等究竟脫不得不知爲知之五字也存之曰如此校勘這五字應是世間通病其幾甚微其害甚大吾輩切宜猛省不可只去子路身上吹求爾曰善初謂是知也與是禮也皆直指本體之辭今看來又

須識得入太廟每事問乃真不知爲不知者于此認取是字方悟并功夫亦攝于其中方悟這話頭極易簡又極精密極直截又極周緻極能開發人又極能磨練人展轉玩繹眞覺意味無窮耳苟不求其所以但見聖人曰是亦隨聲而和之曰是夫豈特草草看了這知抑且草草看了這不知以爲最上第一義吾夫子其首肯乎否也

又

或問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說者以爲一求諸內一求諸外兩下正相反今合而言之何也曰這裏各有個意思患人之專狗聞見也故以爲兩下正相反欲其無舍心而逐物患人之專掃聞見也故合而言之欲其無私心而自用會得時實並行而不悖也看來知之次

次字甚活乃可上可下之辭陽明以爲第二義亦是第下語覺稍重耳蓋良知無待聞而知見而知有待有待者安得不讓無待者爲第一義究竟聞而知的卽不聞而知的見而知的卽不見而知的原無二物況多聞而擇便不落多聞多見而識便不落多見其亦何嘗非第一義也陽明只要人識取頭腦故于此特致抑之之意庶幾聽者因而發深省耳切莫錯認曰何謂可上可下曰識得頭腦這個知便是德性之知直透向上一層去不識得這個知只成得聞見之知而已行不免流入下一層去矣如此理會這次字何等含蓄大能陶鑄人在彼執一說以相格者或失則蕩或失則支均之未達吾夫子之圓指也

東林書院志卷之四　終